

蓬溪文史资料第十九辑

目 录

解放军初到蓬溪城·····	刘世悌 (1)
解放蓬溪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陈大江 (5)
建立板桥乡游击队·····	(6)
治安委员会与解放委员会·····	(9)
蓬溪县人民政府成立·····	(9)
建立明月区的乡村政权·····	(11)
蓬南平暴综述·····	唐圣刚 (13)
蓬南平暴地形示意图·····	(18—19)
蓬南平暴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(19)
杜星斗·····	(19)
张隆康·····	(24)
杜 华 莫静安·····	(26)
赵长荣·····	(31)
唐启浩·····	(32)
潘瑞文·····	(33)
记研讨蓬南平暴专题会·····	蒋智广 (35)

蓬溪革命烈士碑墓·····	杨绪宁(37)
蓬溪革命烈士纪念碑示意图·····	(40—41)
筹建蓬溪丝厂纪实·····	范福安(41)
任隆区林业述略·····	蒲永忠(45)
初期的文井农村供销合作社·····	陈德怀(52)
蓬溪柑、桔 香飘五州·····	徐友中 钟云集(60)
我亲历的反右倾运动·····	廖凯荣(63)
我参加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·····	姚天争(68)
为祖国作育英材的张澜先生·····	吕光光(72)
康乃尔在隆盛·····	郭福祚(85)
郭友民二三事·····	欧朝宗(88)
尹体乾轶事·····	秦 文(93)
我的老师·····	王午西(96)
敲马锣的手艺人·····	陈洪伦(98)
一份采访笔录·····	王学文(102)
国民党的“新政”·····	仲显荣(104)
竞选工会理事长的闹剧·····	罗正渊(113)
蓬莱人民的反压迫斗争·····	黄历久(115)
清明节·····	朱绰然(118)
蓬溪骡马会·····	陈 牧(124)
一桩历史奇案·····	周洪儒(127)
常乐场办学育才·····	胡延本(130)

蓬溪城隍庙泥塑·····	刘新尧(134)
蓬溪仅存的一张七弦琴·····	岳立言(138)
七弦琴示意图·····	(139—140)
约稿敬简·····	(140)
征集文史资料纲目·····	(141)
文史资料的稿酬规定·····	(144)
读者来信选登·····	(146)
蓬溪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及工 作简则·····	(149)
蓬溪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、副 主任、委员名单·····	(封三)

解放军初到蓬溪城

刘 世 悌

194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，我住在蓬溪县中校我的父亲蓬中教师刘文郁处，亲眼看见蓬溪县城厢镇（今赤城镇）解放的一些情况，至今历历在目，现追述于下。

蓬溪解放的前夜

蓬溪县城是在1949年12月10日宣告解放的。在这前十多天，蓬溪县城的国民党当局行将崩溃。在兵临城下之际，他们仍想负隅顽抗，垂死挣扎，加紧进行反动宣传，胡说什么“共产党要共产共妻”呀，什么“解放军要杀尽有钱有势的人”呀等等，藉以欺骗群众，蛊惑人心，混淆视听，阻挡解放。一些听信谣言的人外出避难，一些未成年的儿女急于成婚。县景萧然，秩序紊乱。这些时日，溃军国民党二十军罗广文部，每天从早到晚，陆陆续续，途经蓬溪县城，向射洪县、西充县逃窜。蓬溪县中校、抗中校和许多居民家里，驻满国民党残军约2000多人，他们拉青壮年挑东西，抢劫商店里的熟食品，捉拿居民的鸡鸭，买东西不给钱，见漂亮的妇女就侮辱，肆意打人骂人。他们横行城乡整得鸡犬不宁，人心惶惶。许多居民，只得扶老携幼，到乡下去避难。一些公教人员、青年学生，也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，内心惶惑，忐忑不安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持观望态度。此时住蓬

中校的地下党员郭海涛等，收听过解放大军南下，解放西南的捷报，深知解放蓬溪的时日即将来临。他们满怀胜利信心，准备迎接蓬溪解放。这些时日，郭海涛等人，成天忙碌，组织进步人士、青年学生，散发传单，搞宣传，传捷报，鼓士气，坚持与盘踞在蓬溪的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。尽管，蓬溪县自卫大队长扬言：“蓬中校是共产党的窝子，蓬中教师不赶快离校，我们要用机关枪来扫射、剿灭。”在敌人威吓、恐吓面前，郭海涛和进步教师等，仍镇定自若，坚信国民党已自顾不暇，不敢铤而走险。他们依然住在蓬中校，沉着应付，以迎接蓬溪解放的到来。蓬溪解放的前夜，由于地下党员郭海涛等领导有方，措施得力，蓬溪城没有出现大的乱子，农民照常赶场，多数商店照常营业。

解放军来到蓬溪城

1949年12月10日上午9时，一位同学来蓬中校，向我父亲报信，说驻在中河街的国民党军队已朝射洪县跑光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已达南门外竹林桥（距城五华里）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特别高兴。我虽然阅读过共产党办的一些报刊杂志，如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，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等，对共产党有肤浅的了解，对人民解放军有好感，但我还没有亲眼看见过人民解放军，也不知解放军好到什么程度，很想去看一看。于是我马上和那位报信的同学一道，向南门口走去，刚到南门口，我看见几十个解放军，身着青布棉衣，端起冲锋枪，精神抖擞，斗志昂扬，以急行军的速度，一部份登上钟鼓楼坡，一部分登上县中校后面的书案山，占领县城的制高点。我不能跟着他们爬上山去，

只站在堙口上注视一阵，便转身到北街去了。我看见北街上许多商店已停止营业，多数居民的门半开半掩，街上行人不多。上午11点钟，又找了100多名解放军，他们身材高大，荷枪实弹，精神威武，步伐整齐，从南门入城，经北街，向下河街走去，听说他们是去追击国民党的残军的。街上居民亲眼看见两支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，对老百姓秋毫无犯，与国民党败军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于是许多怕解放军的人开始解除顾虑了，关上门的商店又开门营业了，藏在家里的人也纷纷走上街头看热闹了，街上的人逐渐多起来了。

下午三点钟，我又去南街看解放军大部队进城。刚到南门口，见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开进城来了。解放军官兵穿着一致，指挥员持手枪带队，战士们扛着步枪或轻机枪，背着背包，列队前进。高大的骡马，驮着迫击炮，重机枪，紧随其后。队列整齐，脚步声噤噤、噤噤，氛围严肃，似天兵天将到来。沿街群众，自发形成队列，夹道欢迎，掌声如雷，口号声不绝。我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，激动得流下眼泪。我不禁赞叹：“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真是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啊！”解放军进城后，分驻各地。我跟随一支部队，走到衙门口（今县委招待所大门口），那里街道很窄，且不整洁。解放军一到这里，指挥员说声原地休息，他们一屁股就坐在街道两边街檐上。周围的居民，请他们到家里坐，他们婉言谢绝；给他们送来凳子，他们连声“谢谢”，坐后一一归还；给他们送去开水，他们高兴地上前接过去，并一定要付出开水费，居民再三拒绝，他们也不答应。一簇簇的人群围拢来了，都投以敬慕的目光，注视着人民解放军。解放军指导员对身边的人群说：“我们是中

国人民解放军，遵守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，不打人不骂人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不调戏妇女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是为穷苦人民打江山求解放的工农子弟兵。”大家听到他的话，感到新鲜，对解放军倍感亲切。休息一会，解放军到北街商店买东西，态度和蔼，照价付款，店员不收他支付的人民币，他就给银元或铜元，临走还说声“谢谢”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纪良好，礼貌待人，一到县城，就象亲人到来，瞬间，军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，群众敬仰解放军之情，不禁油然而生。原来那些怕解放军的恐怖心理，那些诬蔑解放军为非作歹、干尽坏事的种种谣言，无须披露，也就灰飞烟灭了；一些离开城厢镇“避难”的人，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，城里恢复了正常秩序。

庆祝蓬溪解放大会

1949年12月11日上午，在蓬溪县中校后操场上，召开庆祝蓬溪解放的群众大会。参加大会的人有：县治安委员会的成员、县自卫队的官兵、学校、机关团体的公教人员、县城居民和城郊农民，共计数千人。他们穿上节日盛装，敲锣打鼓，手持写上标语的小旗，喜气洋洋地进入会场。会场上群众云集，秩序井然。地下党员郭海涛、陈大江主持大会。大会开始，蓬溪县治安委员会负责人作了简短的讲话，便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张团长讲话，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张团长说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解放全国了！解放军进入四川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很快解放了重庆，紧接着解放了蓬溪。国民党军一败涂地，四处溃逃，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穷追猛打，夺取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！”他号召全

县工人农民、各界爱国人士、开明士绅，团结一致，以实际行动庆祝蓬溪解放，迎接蓬溪红色政权的诞生，还给一小撮阶级敌人指明出路。他宣布，在红色政权尚未诞生前由蓬溪县治安委员会主持蓬溪县政事务。张团长话音刚落，整个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海啸般的口号声，震天响的锣鼓声，劈里啪啦的鞭炮声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，真是热闹非凡。张团长的话铿锵有力，义正辞严，给人启迪，令人鼓舞。我参加了庆祝大会，便兴致勃勃地走上北街、中河街，看见大街小巷贴满标语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！”“工农团结起来！”还贴有油印的文件：《约法八章》、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、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。许多人念着标语，许多人默读文件，一个个心领神会，喜形于色。一连几天，都有群众载歌载舞，欢庆蓬溪解放，欢庆自己获得新生！

无数同志艰苦卓绝，流血牺牲换来的蓬溪解放，亘古未有的蓬溪解放，距今已四十一年了，我不能忘却，我永远也不能忘却！

（1990年8月1日）

解放蓬溪的前前后后

陈 大 江

四十年前，我亲身参加了解放蓬溪的战斗和建立蓬溪县人民政权的活动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

建立板桥乡游击队

1949年冬，党组织决定我在蓬溪的文井、槐花、板桥、常乐、明月等乡开展游击队工作。上有王子度、杨俊、姚作宗等同志指导，下面与我联系的同志有文井乡的贾毅（党员）、教师吕由义、王午西，槐花乡的牟体泉、李德均，明月乡的曾夏林、唐伟周，常乐乡的全泽修（党员），陈震（党员）、李吉根，板桥乡的陈叔举（党员）、张茂琴等，我们经常一起商量工作。张茂琴负责“方生社”的工作。板桥乡党支部的向廷湘与我有联系。这年十月，重庆解放了，还有解放军从城口、万源入川，蓬溪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，其官吏大肆搜括民财，伺机潜逃，人心大乱。城乡溃兵散卒，四处抢劫，人民生产生活，全无保障。遂宁解放后，上级领导忙于专区工作，与我失掉联系。县城“方生社”成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，他们联系面广，能力较大。当时唯一信息，靠“方生社”告知。他们送来《约法八章》的布告和国旗党旗的图样，并通知11月21日解放军要来蓬溪。这使我非常高兴。21日槐花乡逢场，这天早上我同向廷湘、郭明钦、蒋春辉、邓志荣等九人，各带短枪一支，去槐花乡会牟体泉同志，筹划提取槐花乡公所的武器。吃午饭时，报知国民党军队来了，我们感到很突然，为何不是解放军反而是“国军”呢？由于情况不明，我们马上赶回板桥乡，行至浮而幽，见一队国民党溃军从柏树垭下来了。我们带有枪，立即改道从黄连壩三清庙上山，附近青壮年农民，也奔上山头了。溃军到沿大路旁的农家捕捉鸡鸭，吊在枪杆上，扬长而去。山头农民，见家里的鸡鸭被捉，骂不绝口。到下午四

点，溃军才陆陆续续地过完，大概有一团多人，从皂梯垭山麓农家开始驻扎，一直驻到槐花街上。我们摸不清山下溃军的情况，看看天晚，决定抄小道回到板桥乡的后山上。时天漆黑，看不见街上人行动，也不知街上是否驻有溃军，但必须摸清街上的情况。商量很久，最后我提议，只能让我去，街上每家我都熟，我进入谁家都不会受阻挡。万一溃军抓住我，也不会叫我这个近视眼去当兵，充其量担担军用行李。大家同意我的意见，我把枪交给他们，下山到街上去。刚进场口，碰着乡公所警丁蔡天爵，他说：“陈老师，解放军来了，你赶快去通知居民，点起灯，不要怕。”我问，“解放军象啥样子，现在何处？”蔡说：“解放军头戴八角帽，身穿黑色军装，背着括括枪，现驻乡公所。”我去乡公所一看，方知解放军向柏树垭方向去了，我马上叫山上的同志下来，告知解放军来临，大家非常高兴。我立即派三位同志去柏树垭，向解放军告知敌情，并送去茶水。解放军十多人怀抱着枪弹，背靠背地坐在柏树垭地上，注视着周围的动静。天刚亮，解放军一声枪响，“国军”逃之夭夭，他们饭未熟，鸡还生，一听枪响，竟望风逃走了。这逃走的“国军”据说是杨森的两个团，在南充被解放军打垮了，解放军是从南充追过来的。第二天，板桥乡支部的地下党员，在我家吃了早饭，一起上街，贴解放军给的《约法八章》布告和迎接解放军的标语，按图样制出第一面五星红旗，这下面是人民的天下。我们地下党员扬眉吐气，背上短枪，可以公开地在大街上走了。街上铺门大部分是关着的，茶馆里吃茶的很多，非常热闹。当天下午，有个老年人背地对我说：“杨森的队伍马上要来，你们把标语扯了。你们青年人跑得快，

不要连累我们这些跑不动的人。”我们立刻辟谣，揭露敌人的造谣阴谋，但效果不大。23号早上，我们贴的标语全部不见了，人心慌乱，我们的阵脚不稳。原来别人摸不清哪些是地下党员，这下全亮相了，再不能转入“地下”了。于是板桥支部决定，在11保回龙寺成立了约30人的板桥乡游击队，三天后，进驻板桥中心学校，队长蒋春辉、向廷湘。我们认为南充县、遂宁县都解放了，蓬溪是空城，于是决定扩大游击队，解放蓬溪县城。我们把槐、板、明、常和“方生社”的武装，共150余人，长短枪120余支，冲锋枪二支，全部集中到常乐中心小学。粮食由乡公所借支，菜金由盐场场务所在税款中借支。游击队员绝大部分是社会青年和学生，热情很高，但缺乏战斗经验，有的还不会用枪，人员较复杂，这时我才觉得未受过军事训练的队伍，根本不能作战，弄不好，可能还会出问题，并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么简单。正在为难之际，获悉军阀罗均同潜逃至常乐（其妻系常乐全家的女儿），我们便决定连夜去全家捉拿罗均同，罗不在家，未捉住他，却在他老婆处搜出黄金37两多。黄金放何处？万一被土匪抢去，那就说不清楚了，最后我出面，把黄金交与常乐乡旧乡长胡昌厚，托他负责保存，当众出据点交。游击队的去向问题，没法解决，经研究决定由我去遂宁找组织联系，游击队暂住常乐等候安排。我立即起身到遂宁，见沿途公路上很多国民党军车，倒在公路两侧。到遂宁后，见大街上关门闭户，全城都是解放军，根本找不到党的领导人，我只好去问解放军。在“怡和”旅馆楼上，会见一个解放军教导员，他说，我们是作战部队，你去找军管会李林枝。我不认识李林枝，也不知道他的住地，到处是一座兵山，我到哪里去找呀。下午我串

到汽车站，忽然有人叫我，他是遂宁游击队员。他带我到北门外“维园”，会见了王子度、杨俊等同志，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。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，他们叫我吃饭、休息。第二天上午，杨俊同志对我说，派武装人员把黄金送回遂宁军管会。他发给我“川中游击纵队第二中队”的关防一枚和条戳一枚，叫我回常乐乡，将借用的粮食、税款，一律换成正式收据，收回墨据。我们游击队遂由常乐，经明月、大石，到遂宁灵泉寺集中，接受整编，不到蓬溪县城了。

治安委员会与解放委员会

1949年12月初，我和张茂琴同志离开游击队，到蓬溪治安委员会工作。治安委员会新成立，主任胡冠南，秘书组郭海涛、张茂琴，财务组仲显荣、陈大江，粮秣组姚介卿、杨达三，治安组姚桂五、吴让，宣传组郭熙倩、刘学尊，他们在城内都有各自的住地，我只能住在旧县府内，所以我是进入旧县府的第一人。我不了解情况，也没有正式办公地点。大约三天后，过境解放军的黄政委，在县中大操场，召开群众大会，正式宣布蓬溪解放，表扬了地方人士筹备军粮、维护治安的成绩，指出了治安委员会的态度不鲜明，并宣布改为解放委员会。由于胡冠南年纪太大，我们一致推选罗绍暹任解放委员会主任，原治安委员会各组成员基本未动。12月20号，通知我到遂宁地干班学习。

蓬溪县人民政府成立

遂宁地干班主任戈润生，第二队队长辛清碧，我是第二队组织干事，蒋喜国是宣传干事。学员集体生活，成天听报

告，读文件，学习紧张。一天晚上通知地下党员到原专署大礼堂与南下党员联欢，大家畅所欲言，令人非常高兴，这是我们难忘的一个晚上。学习十天后，12月底的一天上午，王子度同志来地干班，通知李宗政，白朝阳，梁斌和我四人到原专署广场大楼，会见一位穿军装的领导，他就是李林枝政委。他动员我们同南下干部一起到蓬溪工作，并给我们一部整风文献，军管会给我们买了汽车票，第二天早上乘车到蓬溪，同车的有杨敏、王清琰、刘志青等县领导同志。由于公路烂，车速慢，上午十点我们才到大石桥，杨敏政委叫我们去通知大石乡公所准备军粮马料。我们未吃早饭，联系工作后，肚子很饿，幸好李宗政是大石人，他去借了半元钱，我们才去吃了饮食。到蓬溪县城时，快下午二点了，刘学尊前来接待县领导同志，积极为他们准备午饭，从此县政府伙食团成立了。第二天通知杨达三组织工人在县府内修建一座碉堡。

下午以杨敏为首的南下的县领导同志，由北街、东街，经上、中、下河街，到西街回县府，我们也随后跟从。他们从街上走过，沿街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看这些解放军，知道共产党的领导来了，人心安定。随即将上级任命的蓬溪县长杨敏、副县长王清琰的布告贴于县属各地。1950年1月5日，在县中校大操场上，召开蓬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。各单位团体、机关学校、青年知识分子、街市居民，近两千人，云集会场，鼓乐齐鸣，放鞭炮，扭秧歌，欢呼蓬溪人民政府成立。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，一切权力归人民政府。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在蓬溪永远结束，解放委员会的历史使命，也宣告完成。当时县政府的组织机构是：县长杨敏，副县长王清琰，秘书郭海涛，民政科长刘志青，财粮科长刘英，收发许国

治，公安局长高凤藻。各部门正式开展工作后，我们组织原县政府旧科室人员学习，列出表现好的人员名单，送民政科审查分配工作。1950年1月10日，我奉命任明月区区长，伍廷秀任蓬莱区长，何长荣任任隆区长，其余新增人员到各区征粮。1950年春节后，上级派来的干部和培训的青年积极分子增多，进一步充实县级机构：刘孔庸任司法科长，王武林任建设科长，刘正宣任教育科长，王廷瑞任税务局长，高崇福任粮食公司经理，王新民任人民银行行长，向成珍任警卫营营长（县大队长）。为了加强领导，将大区划分为几个区：原来明月区划为城关、文井、明月、大石、鸣凤、康家六个区，原来的任隆区划为任隆、蓬南、集凤三个区，原来的蓬莱区划为隆盛、蓬莱、河边、象山四个区，即将原来的三个老区，划为十三个新区。县政权的建设初具规模，各部门逐步走上正轨，人民群众的思想安定。

建立明月区的乡村政权

1950年1月，我奉命任明月区长时，只有民政助理员王加惠和我二人到明月工作。明月区是新建区，没有区署所在地，我决定把区政府设在乡公所内，将明月乡公所迁至红溪宫庙内。建立伙食团，以开办经费购置厨具，规定大灶伙食。干部实行供给制，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，三斤柴，三钱油，五分钱菜金。别人说我们是“干不干，一斤半”的干部。虽然我们生活待遇低，没有钱，但情绪很高。当时明月区的乡村政权，实际上还把持在旧乡保甲长手中，他们对区政府阳奉阴违，貌合神离。减租退押时，我家首先带头减退，推动区乡减退工作。征粮主要是向大户征，从而表扬积极交粮

的开明士绅，打击抗粮的顽固分子。上级派来的干部增多，征粮工作队壮大，区政府的组织机构扩大。到1950年3月，组成明月区政府机构是：区长陈大江，副区长向廷湘，民政助理员王加惠，财粮杨尔波，文教龙真吉，生产吴哲先，区干队长马××，指导员刘××，各乡都有征粮工作队。区上只留一人处理日常事务，其余同工作队分别驻乡或重点村，逢场均回区研究工作。在征粮减退中，发动群众工作做得细致，掌握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，于是各乡村农会很快组织起来了。乡村一切权力归农会，大力收缴枪支弹药，打击抗粮的顽固分子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，树立了农会的威信。县上通知旧乡长保长集中学习时，我们就宣布各乡村农会主席代行乡保长职权。此时，还分别报请县上委派各乡乡长，国民党的乡村政权——乡保甲制度，从此宣告结束。1950年春节后，我们工作队大力宣传党的政策，提高群众觉悟，民心初步安定，而一小撮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，仍到处造谣，欺骗不明真象的群众，组织“九路军”，抵抗征粮，扰乱治安。我们的工作中心，是既征粮又剿匪。我亲自叫吉祥乡匪首包××来区自新，立功赎罪。对拒不自新的匪首，坚决打击，如康家渡匪首何绍能，持枪顽抗，被我工作队击毙在鸡公梁河坝中。四月的一天，明月乡当场，传言当天下午“九路军”要来攻打区署，上午赶场的人很快就散了，情况紧张。我马上决定，区干队加派各山头岗哨，区政府门前加派武装值勤。区干部全部武装，荷枪实弹，准备充分，驻在书楼上下两边，若匪徒冲入，立即予以袭击，准备作殊死战斗。直到天晚，仍没动静，后来才听说匪徒见我们有准备，未敢侵扰，证明了匪徒比我们虚，确是邪不胜正。由于各乡村工作

队和农会正确执行党的政策，工作扎实细致，做好征粮剿匪工作，群众逐步发动起来了，给次年土地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。1950年8月，我被调回县去成立粮食局，明月区长由杨尔波同志充任。

新中国似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我满怀信心地迎接朝阳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。

（1990年9月10日）

蓬南平暴综述

唐 圣 刚

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创业艰难，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牺牲精神，笔者搜集了一些老同志当年亲历、亲见蓬南平暴的资料，综述于后，以激励我们开拓前进，憧憬美好的未来。

1949年12月8日，蓬南乡获得解放。当时这个乡，隶属于蓬溪县的任隆区。它位于蓬溪南边，与潼南、武胜、合川、南充等县边界相连。1950年8月，在蓬南成立蓬南区人民政府，辖蓬南、农兴、中和、旌忠、金龙等五个乡。蓬南场（街村）是蓬南乡、区人民政府所在地，离县城69公里。1950年3月16日，蓬南场发生了700余人的土匪暴动，平息这次暴动，是蓬溪县的一桩重大事件。

1949年12月8日（农历十月十九日），国民党军事委员

会特派少将专员蒋述法操纵的潼潼联防大队，埋伏在蓬南场后寨子内。这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镇江二支队向南充进发，刚至蓬南场，受到突然袭击。解放军与土匪激战二小时，联防大队一败涂地，狼狈逃窜，匪首蒋述法等十多人，向南充安福场逃去。解放军在蓬南场贴出公告，宣布蓬南解放。在这次战斗中，解放军某部指导员王世杰、军士国立荣光荣牺牲。

蒋述法操纵的联防大队虽被击败，但他们仍不甘心于灭亡，遂勾结蓬南土匪头子、自称“农民自救团”团长的何志远，副团长、蓬南场乡长何北高，纠集合川、武胜、南充、潼南等县的匪徒，以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、散兵游勇，共700余人，组成“九路军”，于1950年3月16日（农历正月二十八日），在蓬南场发动武装暴乱。

1950年1月（农历冬月），蓬溪县人民政府一成立，就展开了征粮剿匪工作。县上派革大学生、地干班学员、解放军后勤工作员等组成三个工作队，分赴老一、二、三区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开展征粮剿匪工作。赴蓬南区的征粮工作队队长是苏文，队员有杜星斗、老姬（不知其名、部队的）、纪言中（部队副排长）、宋肇兴、何纯一、杜文才、张隆康等共10人。1950年2月，川北行署征粮工作队赴蓬溪后，随即分到区乡。到蓬南场的有川北军区军械所的王培英、阎秀章、仇景祥、张得衡、胡增荣、王二合与行署的宋汝勋、赵长荣、革大学生莫静安、老吴（不知其名）等15人，蓬南征粮工作队，遂由10人增加到25人，苏文任队长、王培英任副队长。当时，解放军野战部队一个排进驻蓬南场，和工作队一起，共50多人，驻在乡公所后面的寨子山上。